

## 思露花语

人生,当自律成为一种自觉,自觉成为一种自持,并持之以恒,坚持不懈,方可安居乐业和安身立命。

人生,要想活得无怨,就得自强;要想活得无悔,就得奋进;要想活得无愧,就得有为。

人生修持,严于律己,故从不原谅自己的过失,而宽以待人,则决不苛责他人的误失。

人生,如果没有自信,当然不会取信于他人;生命,如果没有自尊,必然只会屈尊于他人。

自轻,人生必然失落;自卑,人生必然失意;自贱,人生必然失败。故人生不能没有追求,而追求则必须自信、自强、自立。

人生修度的境界:其知足常乐,可谓美满;其知止而安,可谓完好。

共情的温暖让人感动,感动是心灵难忘的感怀;分享的幸福让人感恩,感恩是心灵难舍的感念。

让心神安宁,人生则会和悦;让神情安逸,人生则会和顺;让情境安适,人生则会和畅。

财散人聚,是智者的智悟——其凝聚而集的人心、人气、人脉、人缘才是生命真正的财富。

遇事不顺心,处事不遂心,办事不称心,即使如此,对志者和强者而言,却因人成事,其从不灰心,更不违心。

面对不称心,不抱怨是志者的乐观;面对不如意,不积怨是智者的达观。

连做梦都奢望得到他人尊崇的人,其失去的不仅仅是自尊,而更有辱的是尊崇的尊严。 文/巴特尔

## 气象站

文/齐永平

## ◎小镇往事

气象站在镇东北的山坡上,沿弯弯曲曲的小径上去,单门独院,既没有办事的人员往来,也没有拉货的车马进出。树影掩映着青砖红瓦,如庙宇一般宁静。

门前,辟了篮球场大小的一块平地,四周用木栅栏围了起来,里面是一些仪器设施。栅栏的木板条规格齐整,排布均匀,用白漆刷过,平添一番别致的风情,在净是土黄色围墙的镇子里,如鹤立鸡群。

栅栏里边,一根很高的立杆上,有一个大鸟一般的测风装置,末端的叶片如燕尾叉开,随着风向摇摆,前端有三个小碗像风车一样不停地旋转,风大了,它就转得快,风小了,它就转得慢,无风的时候,它就可以歇下来,很随意地摆个姿势静静地停驻在那里。还有一个四条腿支在地上的一个白漆箱子,百叶窗可以打开,站长定时从里面拿出温度计,在一个纸夹上做些记录。那个四条腿的箱子,颇像“夏”字的模样。

那时,我刚刚读过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看着气象站那木栅栏的院子,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林务官家的那个院子以及优适的异国情调。

气象站站长叫曹文权,四川人,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这北方偏僻的乡下。一个人的单位,自己领导自己,常年守着那个空空荡荡的院子。

有一年,他老婆从四川来探亲,成为镇上的一大新闻。她来,不像本地人探亲那样大包小包,而是背了个背篓,所有的东西,都放在那个背篓里,而且,不管去哪儿,那个背篓从不离身。曹文权事儿不多,自己还养了一口猪。他老婆来,也是四处挽猪菜,不过,她不这样叫,而是叫“打猪草”。她不识当地野菜,竟然把臭蒿当猪菜“打了回去,猪不吃,一锅猪草倒了。还有一次,她背了背篓去河边抓青蛙,他们那个地方叫田鸡,田鸡能吃,结果是逮了十几只癞蛤蟆,回去收拾干净拿油炸了,满屋臭气冲天,只好连油带蛤蟆一起倒了。我们这地方,青蛙叫水鯀子,她把癞蛤蟆当作青蛙了。

公社大门口有块黑板,每天上午九点左右,曹文权照例要把当天的天气预报写在黑板上。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回事,据说,有一天早晨,天清气朗,曹文权在黑板上写了个“晴”字就回去了。中午,眼看着一团

团的乌云从东南方向涌来,他在气象站,站得高、看得远,比别人先发现这个情况,赶紧从气象站下街上在“晴”的后面添了三个字“转多云”。下午,云越聚越多,越变越黑,有稀稀拉拉的雨滴洒下,他又跑下来在后面加了“有零星小阵雨”。人们由此编了一个歇后语:曹文权的天气预报——瞎约预。约预是约莫、估计的意思。曹文权有口难辩。

本来,他的任务是监测、记录和上报当地气象数据,也是他自己多事,在公社的公告栏上做天气预报。天气预报是对于大区域、大概率的预测,对于小局部、小概率的气象变化,就他那点仪器设备还无法准确预测。刮风下雨,隔山两样。曹文权常常预报不准就不足为奇了。

这道理,曹文权和老乡们就是讲上三天也是说不清楚。他只好换个说法:天上的事不比地上的事,你连暖水这么一小片地上要发生什么事也约预不出来,天这么大,我能约预个大概已经是很不错啦!人们无话可说。

曹文权的天气预报不一定很准,他讲的气象知识,我们倒是领教过。有一次,我们的课文里有“风雨交加”这个词。晚上,我们班级上的十几个同学照例是“学哲学小组”活动,七扯八扯就扯到了“风雨交加”这个词上了。有的说,没有风就没有雨,就像“无风不起浪”一样。有的说,风和雨是两码事,风是风,雨是雨,风不能有事没事老领着雨瞎转,就像老子和儿子,有时候老子领着儿子,有时候却是儿子一个人到处跑,莫非,你每天都跟着你大?双方争得面红耳赤,争执不下,商定明天问问曹文权去。第二天还真是结伙去了。曹文权听罢,问我们:雨从哪里来?大家答:雨从云里来。又问:云从哪里来?大家答:云从天边来。再问:怎么来?大家答:风刮来的呗。这不就得了吧,不用曹站长说,答案我们也知晓了。曹站长说,有风不一定有雨,无风肯定无雨;有云不一定有雨,无云肯定无雨。

下雨一定要有两个条件,一个是积雨云,一个是冷锋。积雨云形成一定厚度,再有冷锋使云凝结成水珠,才形成雨。曹文权可能从来没有给人讲过气象课,好不容易有几个学生来讨教,也算是难得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,把他那点气象知识连底子兜了出来,从风、雨、雷、电讲到温度、湿度、风向、风速。他指点

着墙上挂的世界地图,给我们讲了一个下午。也就是在这儿,我们第一次知道安第斯山脉、落基山脉,尼罗河、亚马逊河;知道南美洲一只蝴蝶扇动翅膀,有可能引发太平洋上的一场风暴……

有同学好奇,拿过他的气象记录表要抄录,他急忙收起,放入加了两道锁的铁皮柜子里。他说,气象资料属于国家秘密,千万不能外泄。听起来好像还很严重。一场争执变成一堂科普课,别的学校哪有这条件?别的同学哪有这举动?本来屁大点事,竟让几个同学有了些炫耀的本钱。

气象站有一种打云的排炮,就是一个平板铁架子,装着比大麻炮还大的铁筒子炮,炮捻子串联在一起,一点燃就是二十四响,直冲云霄,能够把下冰雹的黑云打散。有一年正月廿五闹红火,不知谁出了个馊主意,把气象站的打云炮放在街上当二踢脚使唤。结果,炮一响,把邻街人家的窗户纸都给震烂了,害得人家过罢年又贴了一次窗花。更要命的是,有一次,廿四响的炮响了廿三声,一个小伙子好奇,伸手上去摸,炮响了,生生把个右手炸了一半。

秋天大丰收在即,防雹灾就成了大事。好在雹打一道线,只要顺着线,就能把乌云打散。有一次,阴云四合,公社布置防雹,周边的各生产大队组织民兵在山头上排兵布阵,有的用排炮,有的用迫击炮似的铁桶子炮,还有的垒起柴草,像是严阵以待的架势。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亲自担当防雹总指挥,曹文权侧在身后,像个参谋长。一时间,炮声隆隆,烟雾弥漫,颇有些战火硝烟的味道。

战火未燃,却死了人。有一颗哑炮,投进炮筒子里半晌没有动静,一个后生探头去炮口张望,恰在这时,炮弹响了,后生倒地,面目全非。自此,打云防雹这事,无人再去张罗。

广播放大站建立以后,街上的大喇叭每天广播天气预报,曹文权就不再做天气预报,气象站更加冷落。

小燕家住在气象站旁边,所以,班上有几个男生放学后挽猪菜总是绕气象站那条路走。小燕十六七岁,家境好,衣着打扮时尚,情窦初开,正是黑小鸭立马就要变成白天鹅的时候,班上的几个男生可能有暗恋的倾向,只是从来不曾吐露。后来,她父亲工作调动,她们家搬走了。小燕离开以后,班上有几个男生怅然若失。

## ◎书单



## 《洛城花落》

作者:周大新

出版:人民文学出版社(2021年版)

当“离婚冷静期”成为热词,如何确立女性在婚姻中的位置,是一个全新的命题。在《洛城花落》中,周大新用“拟纪实”的手法,从一个媒人的角度,用四次离婚庭审的忠实记录,讲述一段婚姻故事中的风花雪月和一地鸡毛。跟其他小说不同,这一次周大新关注的焦点是:考验婚姻的,从来不是现实困难本身,因为两个人的感情出了问题,现实雪上加霜。对婚姻来说,生活艰难远远不如互相猜忌更有杀伤力。

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借着两个人的婚姻,把笔墨延伸到历史上婚姻中的女性成长和男女平等等问题,在新的故事、新的人物形象刺激下,这些老问题又重新焕发了新的活力。《洛城花落》是周大新的长篇小说封笔之作,在这部告别长篇小说写作的作品中,周大新选择了世间最普通也最复杂的“婚姻”作为故事载体,将时代、现实与人的复杂关系包裹进来,用“家庭”这个社会的细胞,来呈现生活的光怪陆离。写婚姻是为了写“爱”,这是永恒命题。“花落了,我依然爱你”,是小说对主人公的描摹,也是作家对人性永远的期许。



## 《扬州传:绿杨明月映珠帘》

作者:韦明铧

出版:新星出版社(2021年版)

听一曲广陵散,始信有千古绝唱;做一回扬州梦,岂消用十年时光。“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。”李白的烂漫诗言犹在耳,作者韦明铧先生便为读者呈上《扬州传:绿杨明月映珠帘》,寻踪觅影,忆旧追新,得其神韵,感其风华。一部书作便让人惊艳于虹桥月色,陶醉于琼花芳姿,消受那竹西佳处,震撼那曲江观涛。

本书作者韦明铧,数十年来穷搜博采,发微抉隐,辛勤耕耘,著作等身,为扬州撰写数十部著作,堪称扬州的活历史。其著作角度独特,文笔隽永,观察细致,思考深刻。人誉为“扬州名片”“一个人就是一座城”。南京文化学者薛冰称赞其:但凡扬州其地、其人、其物、其事,其诗画歌吹、乡风节俗,大至一城,小至一砖,热如盐商,冷如瘦马,听他娓娓道来,莫不栩栩有神。人皆道:“若问扬州事,须读明铧书。”而苏州文化学者王稼句则认为:以他的才识、学养、精力,必有更多更好的著作陆续问世,炉火纯青,正此谓也。